

威神到時佛即與諸比丘俱未到數十里王及群臣皆隨道人持華香出城迎佛覩佛威靈喜懼交集五體投地稽首爲禮迎佛上殿就座王前長跪叉手白佛言勞屈世尊并及衆僧遠來到此王及臣下恐懼不辨佛知其意即語阿難尔告王莫憂不辨佛所至到豈

佛說其本末意解即得須陀洹國中人民聞經皆受五戒行十善以爲常法是時四輩弟子聞經歡喜前爲佛作禮而去

### 佛說普達王經

學五

### 佛滅度棺斂葬送經

失譯今附西晉錄

水呪願畢訖佛笑口中五色光出阿難正衣服爲佛作禮白佛言佛不妄笑將有所說佛言欲知普達王及道人本末不阿難言願聞其事

佛言乃昔摩訥文佛時王爲大姓家子其父

供養三尊父命子傳香時有一侍使意中輕之不與其香罪福響應故獲其殃雖暫爲駁使奉法不忘今得爲王與領人民當知是趣其所施設慎勿不平道人本是侍使時不得香雖不得香其意無恨即誓言若我得道當度此人福願果合今來度王并及人民王聞

衆祐曰如飛行皇帝送喪之儀重曰願聞儀則衆祐曰聖帝崩時以劫波育麤千張纏身香澤灌上令澤下徹以香續身上下四面使其齊同放火闇維檢骨香汁洗盛以金甕石爲瓶瓶縱廣三尺厚一尺四邊上下各安一枚金甕置中時利懸繒具供所應起土爲塔

華香供養佛當踰彼所以然者吾自無數劫以四等弘慈行六度無極經緯十方拯濟群生功福隆赫成斯如來無所著正真道最正覺道法御天人師至尊難齊各以把土供養塔者其福無量末世穢濁民有顛沛之命財有五家之分吾以是故留舍利并鉢以攘世顛沛之禍安祐衆生爲宗廟像令民觀則沙門以經道化未聞今生者永去牢獄之酷死者免三塗之罪必獲昇天若爲佛廟當今殊波矣阿難言鉢當如之佛言吾鉢者四天大王之所獻也合四以爲一佛所食器羣生慎無以食矣滅度之後諸國諱之民心邪荒賤命貴姪背孝尊妖鉢當變化現五色光飛行昇降開化民心黎庶覩之追存佛德去愚即明順明正教皆興佛寺旌表佛德轉當東遊所歷諸國凶疫消歇君民康休穀帛豐壤欣憚無患終遠三塗皆獲生天極東國王仁而有明鉢當翔彼王崩之後其嗣姪荒廢真從

學五

五

徐

邪民心亦余覩鉢無肅敬之禮天龍見之悲喜迎鉢還海供奉王亡尊鉢憂忿交脣布告諸國購鉢千金連年募之令出首尾民貪重賞徧索不得時有賤人其名曰師訛作比丘爨餐酒食妻居育子當醉提兒詣宮門言吾知鉢處王聞大喜請沙門入曰鉢所在乎答曰先以金來王賜金千斤師曰惟沙門當盜之耳即下書拷推諸沙門其毒酷烈臣民覩之靡不怨王王曰余爲誰沙門乎答曰吾師事佛王曰佛有何戒師曰有二百五十戒王曰守戒云何答曰第一當遵慈仁普惠恩施逮及羣生視天下羣生身命若己身命慈濟悲愍恕已安彼道喜開化護彼若身潤逮草木無虛杌絕也王曰善哉佛之仁化懷天裏地何生不賴焉二當遵清無積穢寶尊榮國土非有無篡草芥之屬非惠不取王曰善哉斯可謂清白者也三當遵貞心無存姪口無言調僞聲邪色一不視聽覩彼羸人以母以

姊以妹以女寧就燔身無爲姪亂王曰善哉  
摸真景淨佛爲化首矣四當慎言無兩舌惡  
罵妾言綺語前譽後謗證入無辜蠱道鬼妖  
獸禱祝詛寧就吞炭不出毒聲也王曰善哉  
佛化惴惴慄慄慎言乃如茲乎五當絕酒若  
酒者令君不仁臣不忠親不義子不孝婦人

奢姪厥失三十有六云國破家靡不由茲寧  
飲毒而死不醉而生矣王曰善哉佛之明化  
令吞德懷道滅于衆惡興于諸善清淨爲身  
憺怕爲志經化令仁而専教吾令殺戒云守  
清而専偷金戒云無姪而専畜妻戒當盡誠  
而専虛譖沙門云其盜鉢令吾罪無辜戒無

嗜酒而専醉來外諸沙門有具斯五德爲高  
行者不平荅曰其爲凶穢甚於吾矣王問有  
司諸沙門何以爲業對曰分衛無度其爲衆  
穢甚於彼師矣王曰佛戒有二百五十過  
二儀清等太素貞齊虛空信若四時明跨日  
月緣得斯類篡法服偷應器訛爲沙門亂正

辛五

六

丁

真乎一戒不奉而云二百五十勑有司曰佛  
清淨廟賢聖所宗非鳥獸之巢窟逐出穢濁  
者無令止佛廟矣國之君子欲興刹廟惟無  
快賢處中宣佛神化者收淚而止自思大道  
陵遲神化日衰佛告阿難吾滅度後留鉢及  
舍利若有賢者肅心奉養終皆昇天阿難言  
千歲之末鉢現神德變化若茲豈況無上正  
真道最正覺之靈化乎佛說經時天龍鬼神  
王臣四輩靡不哽咽稽首而去

佛滅度後棺歎葬送經

佛說鬼子母經

失譯今附西晉錄

佛遊大兜國時國中有一母人多子性極惡  
常喜行盜人子殺噉之云子家亦不知阿誰  
取者行街里涕哭人已還共議如是非於一  
日阿難及衆沙門出行輒見涕哭人已還共